

目 录

- 莒县抗击日军战斗回忆杨士法 李向群 (1)
- 抗日将领刘震东徐眉生 朱兆山 (8)
- 刘震东在组织第二路抗日游击队时
表示抗日决心的家信刘淑华 提供 (13)
- 忆空军驱逐队副队长梁鸿云烈士王 倬 (15)
- 张自忠将军琐忆李致远 (19)
- 张自忠将军治军刘景岳 (23)
- 辛亥革命光复烟台亲历记孙赅辰 (27)
- 辛亥革命在黄县张敬斋 袁旨言 (31)
- 辛亥革命志士刘溥霖马庚存 (45)
- 曹州辛亥革命回忆刘汉辰 (52)
- 王鸿一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后王近信 (57)
- 北洋新军山东第六混成旅
的建立与消灭万伯龙 (67)
- 北洋军阀时期的何宗莲 何丰林、
何锋钰赵荣孝 (81)

国民党北伐军克复曹县.....傅同善 (95)

阎、冯倒蒋时晋军入鲁作战概况.....张锡田 (116)

晋军占领北京以及入鲁作战经过

.....戚长毅 (125)

就任山东省主席之前的沈鸿烈.....芮 麟 (131)

随沈鸿烈先生敌后抗战四年.....沈 尹 (145)

沈鸿烈主鲁见闻.....万永光 (150)

✓ 回忆沈鸿烈时期的《山东公报》.....李景参 (158)

冯玉祥将军在泰山办教育.....丁本远 整理 (162)

瞿稚彬先生二三事.....王凤年 (172)

黄龙洞贫民义学与老道王士贤

.....吴庆华 整理 (178)

✓ 山东基督教自立会简介.....王神荫 (190)

✓ 天主教在平阴的发展.....郭传真 (196)

“吉升馆”与福山传统名菜

.....张鸿宾 李双一 崔振东 口述 (201)

莒县抗击日军战斗回忆

杨士法 李向群

一九三八年，日军进攻山东莒县城，当时守城抗击日军的有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队、莒县县大队。

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旬，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队在司令刘震东带领下，从陇海线上的新安镇（现名新沂）北上，至莒县浮来山以南一带村庄时，日军板垣师团以田野联队为主力继侵占诸城之后，已进逼莒县北部一带。那时莒北只有从青岛退下来的少数海军陆战队与我二路游击队张崇禧、张鹏两个支队及保卫团，在招贤镇对敌人进行扰袭阻击。招贤镇的战火浓烟，我们远远都已望见，眼看敌人即将进占莒城。当时中共莒县的地方组织刚刚恢复，少数乡镇虽出现人民武装，但县政权还是国民党的，全县人民尚未动员和组织起来。面临这种形势，人心惶惶，莒城群众已逃跑一空。莒县县长许树声（人称许黑子）率县大队已撤离莒城。这时防守临沂一线的是刚从海州调去的庞炳勋第四十军。我第二路游击队即属庞炳勋指挥。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根据刘震东的请求，庞军派通讯骑兵十万火急地令我部开进莒城防守，说他们的部队当日午夜一定赶到莒城。

我部当时才建立一个多月，几百名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情况较复杂。有“二路”副司令郭洪任所带领的原三路军溃散的一部分队伍；有以季蓝田为首的一部分农民武装，名为第五支队；有路雨亭、马华村等教师带着的几十名中学生，如李季

（原名李玉珠）等；有原三路军政训处二、三十名成员，多数是平津流亡学生，部分是共产党员，大部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受党的派遣到该部工作，如杨士法、萧方洲、刘及武、钮新农（原名牛良佐）、李向群（原名李厚湘）、蓝启新、王金亭（现名王毓鉴）、刘荫年、郑呈三、主纪先等同志，都分配在政治部和支队、连队，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和整顿群众纪律的工作。还改编了一部分地方游击队，如刘崇禧、张鹏的部队。第二路游击队司令是刘震东，沂水（现沂南）县人，他曾在东北军任团长，郭松龄反张作霖时，曾任命他为第五旅旅长。

“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团总指挥，与冯占海、李海青、邓文等部在热河进行抗日活动。刘震东是爱国将领，他拥护国共合作，主张学八路军搞政治工作，他热爱自己的家乡，愿带领队伍回到家乡一带，组织民众抗日打游击。他带来了秘书长、参议、副官、警卫员、厨师等十余人，为了组织与指挥在莒北的两个支队，他们提早赶到莒城。参谋长王星三（共产党员改名王再天）也是原东北军军官，带有一名警卫员。他是受党的派遣到该队工作的，任地下党支部书记。政治部副主任徐眉生（曾任临沂第五中学校长）在莒城战斗前曾到莒城与刘震东会见。我队枪支甚少，有的还只背着大刀、扛着红缨枪，第五战区只发给我们每人马尾手榴弹数枚，军用饭盒一只。但那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还好，大家抗战情绪很高，听说要进莒县城抗击日军，就欣然接受了这一紧急任务。除杨士法（政治部组织科长）、钮新农（共产党员，参谋处参谋）和一部分后勤人员及年轻中学生留浮来山做后勤工作外，绝大部分都迅速地开进了莒县城。

我队是在二十一日天黑进城的。原来莒城毫无守城的准

备，工事一点未筑。好在这是一座古城，城墙都比较坚固完整，它只有南北东三个城门而无西门。我队在察看地形地物 and 了解城内情况时，还查到了县大队遗弃的一部分枪支弹药。我队布防安排完毕，已到半夜，这时四十军的一位旅长朱家麟带着二二九团到达莒城，接着县长许树声也带着县大队回城了。我队看到四十军进城都非常高兴，知道他们原为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很有战斗经验。前几天我队从郯城到临沂和他们是并肩前进的，对他们的印象很好。这次又看到他们队伍整齐，当兵的都是青年小伙子，装备也不错，士气很旺盛。他们踊跃地开往抗日前线，与韩复榘率部不战而退的情景大不相同。他们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人员服装很不整齐，枪也很少。他们曾笑着对我们说，凭你们这样就能去打日本鬼子吗？但现在他们看到我们士气很高，行军中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并敢于在县大队撤离后，面对即将来犯的日军勇敢迎战，并与他们协同作战，倒甚为称赞起来。

在四十军二二九团和县大队进城以后，我司令部曾发生过一番争论，就是王参谋长根据进城前杨士法等同志建议，向刘震东司令提出，我队待四十军进城把城防交给他们后即撤出城外，到日寇背后去进行扰袭，以直接配合四十军守城。这一建议显然是合理的，本来四十军本身也应应以运动战为主，主动向敌人出击，不宜单纯防御，光是被动挨打。但是他们却习惯于阵地作战，忽视游击战的作用，当然那时时间非常紧迫，主要指挥员都缺乏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四十军远程赶到，极其疲乏，朱旅长已同刘震东商议确定暂任城防，让二二九团进城部队休息吃饭，准备战斗。所以，我队这时要撤出城外也是比较困难的。不料，刘震东竟发生一大误会，他很不高兴地对王

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怕死何谈抗日？”王向他解释说：“都是为了抗日，问题是根据我队特点，如何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何谈怕死？”赵参议也极力反对王的这一合理建议。许树声听到刘与王的争议，便和四十军的朱旅长找赵参议研究成立城防指挥部，确定由刘任总指挥，朱旅长（少将）任副总指挥。指挥部成立后，刘即宣布：“我们要与莒城共存亡。”

初春时节，黑夜沉沉，我队的战士在城墙上下，并不觉得寒冷，刀出鞘，弹上膛，警惕地注视着前方，时刻准备着敌人的来犯。大约在次晨五时左右，从城北传来了马达声，接着看到了车辆上的灯光，大家知道是日本兵来了。敌人非常骄傲，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殊不知白日的莒城是一空城，夜晚却陆续开进了这么多的守卫莒城的中国军队。这时我部守北门的战士因缺乏作战经验，便盲目地向敌人方向打起枪来，并投掷马尾手榴弹。四十军听到北门已经打响，便快步投入北门阵地，紧急与我部换防，并在城楼上架起了重机枪和炮。同时日军听着我方枪声炸弹声也警觉了。日军跳下车，匍匐前进。天刚破晓，就发现北面离城不远的地方，一群身着黄呢子的日本兵已接近城墙。一瞬间，枪炮声大作，敌人在密集火力掩护下，抬着云梯，向北面城墙直冲，并有十多个日本兵爬上城墙。我军向敌人猛烈还击，击退了城下敌人，并且在城墙上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将爬上城墙上的敌人全部歼灭。

正在北门紧急战斗中，我军英勇奋战，营长负伤，连长刘同盛阵亡。刘震东司令带随从一人，登上城墙，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从东南角向北奔跑，王参谋长也跟着他上了城墙，喊着让他取低姿前进，也有人要他到城下去指挥，他不顾危险，仍昂首直立，快步往前。敌人的迫击炮弹正落在他的身边。在炮

弹爆炸烟雾弥漫中，城墙上守兵呼唤：“快来人！刘司令负伤了。”由刘的随从副官和三个守兵将他从城墙上抬下来，他已停止了呼吸。敌人的弹片由他的右太阳穴上射入穿透左耳，脑浆流出，刘震东以身殉国。当即由赵参议、倪秘书长处理善后，将他装入木棺，全队知道后无不悲痛万分，更加深了对敌人的仇恨。

敌人见攻北门不下，又以重兵向我城西和城南迂回包围，并出动飞机配合，与我四十军城外部队在大湖展开激战，延续数小时敌仍未得逞。同时，还有一股敌人窜至南郊向我南门进攻，敌人用机枪向我南城楼扫射，我军坚决抵抗，战斗达数小时之久，我部参加战斗的一老炊事员不幸被敌人射中头部，光荣牺牲。

二十一日敌我在莒城周围战斗了一天一晚，敌人打打停停，未敢全面向我进攻。二十三日拂晓，敌以重兵向我县大队所防守的东城进攻，终于在城东北角爬上了城墙，用机枪向城内周围扫射，这时我城内守军腹背受敌，不得已都往南门退却，弄得南门方面拥挤不堪，十分混乱，县长许树声在这里还被四十军守城门卫兵砍了一刀，许头部负伤。原来守门卫队不开城门，四十军邵恩三团长还命令各部要反击敌人，夺回北城，还是朱旅长看到危局不可挽回，拚死也无济于事，乃命令打开城门，有掩护地向南撤退。二十三日窜到南郊的敌人也早已被我清除，所以撤退还比较安全，待撤至县城外不远，即与我后方部队汇合进行休整。

此次我军积极勇敢地守卫莒城，特别是我第二路游击队刘震东司令以高度爱国主义和勇于献身的精神，进一步鼓舞了军民抗敌的决心。

莒城战斗结束后，《新华日报》发表了一个战讯，不久又作了长篇报道，标题是：《莒县我军奋勇杀敌，刘震东氏壮烈牺牲》，当时的第五战区由李宗仁亲自主持，并为刘震东司令举行了追悼会。

附：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新华日报》载（中央社徐州六日电）：

自上月十七日以来，以敌板垣师团田野联队为主力，有张匪宗援、刘匪佩忱、刘逆桂棠部共五千余分攻莒县、日照，十八日刘桂棠部千余人先遣，窜扰莒县北茶沟子等地，并抢修旧汽车路，我正面由陆战队民团堵截，游击队司令刘震东之刘崇禧、张鹏两支队，袭击其两翼，相持三日之久，敌我伤亡惨重。二十二日晨：敌因旧汽车路修复，用汽车三十二辆载田野部队开来换防，复向莒县北四十里之招贤镇猛攻，我正面部队被迫向西北迂回，敌亦放弃正面，迫进西北，至二十一日下午四时，敌复回正面，向城垣进迫，刘震东司令以莒县为鲁南一据点，势在必争，乃电某军团长请示，当奉命负责守五小时，增援部队即可到这，刘为热血激兴毅然决然率部入城，是时城内已逃避一空，宛如死城，刘入城后，即作临时防御工事，从事堵塞西门北门，守东南西门，所部官兵，咸抱与城偕亡之心，刘巡视各项布置，鼓励士卒，迄至午夜，增援部队之某旅到达，刘以任务完成原拟退出城外，继续游击，但因某旅东西接战极疲劳，某旅长商刘所部任城防，刘复慨允，巡视各哨，彻夜未懈，未及拂晓，城外之敌已将东北西三面包围猛攻，南面亦被敌占领，刘部尽力抵抗相持一时余，终以火力薄弱，于与某旅换防期间，被敌攻破西北角，十余倭寇，携轻机枪两挺登城，刘闻警驰视，时则敌之火力集中北面，刘仍不避一切，

在北城墙上飞奔指挥抢堵，有请其在城下指挥者，刘奋勇不顾，在西北城角夺回时，为敌弹所中，殉职成仁，弹一伤脑，一中腹，时在二十二日晨九时，亦即战事最激烈之时也，至二十三日晨，我因北城不守，遂退出莒县。

抗日将领刘震东

徐眉生 朱兆山



刘震东，字曦洲，山东省沂南县人，生于一八九三年。刘家世代务农，唯其父精于木匠手艺，在家乡远近知名。震东受其父薰陶，自幼喜欢书法、绘画和雕刻，并下过一番功夫。这对培养他热爱美好事物、热爱祖国的思想品德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刘在少年时代曾读过几年私塾，学习成绩优异，得到老师的赞赏。后因生活所迫辍学，随父做木工，十九岁那年他背井离乡只身逃荒去东北。开始在辽宁省的大连、沈阳一带，以卖字和为人代写书信糊口，后经人介绍入奉军为上士文书。由于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办事机灵，先后升任排、连、营、团长等职，并在保定军官学校受过专门训练。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间，奉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不满张作霖、杨宇霆的专横统治和同日本勾结，秘密与冯玉祥结合，组织了东北国民军司令部，刘震东为郭松龄军第五旅旅长（少将）。

郭松龄倒戈失败后，由于张学良的说项，刘又被任命为保定警备司令。

一九二七年，刘震东入北平陆军大学，为第八期学员，任班长。因他办事有方，学识较广，学员中曾流传这样的赞语：医卜星相高仁绂，上下古今刘震东。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李宗仁、卫立煌等人。一九三〇年于陆大毕业，又回东北军供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奉军撤入关内。但也有一部分官兵，出于民族义愤，自动留在东北坚持抗日，刘震东就在其中。开始，他任东北民众救国会（闫宝航组建的爱国抗日群众团体）第四军团总指挥。随后他将零星部队和愿意拿起武器坚持抗日的群众团体组成为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团，张学良任他为该军团总指挥，转战于辽宁、热河、察哈尔一带，在开鲁、喜峰口等地与日军顽强作战，他的战迹和照片曾分别刊登在当时的《时事报》、《东方杂志》和《时代》美术半月刊等杂志上。在开鲁战斗中他头部负伤，但仍带伤坚持军务和战斗。

一九三三年五月，以冯玉祥、吉鸿昌为首，在察哈尔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刘同邓文、李忠义等人当即给冯玉祥发出了贺电，率部参加了该同盟军，并立刻听命投入战斗。

同盟军被蒋介石强行解散后，刘震东到北平军分会任参议。

一九三五年冬，刘震东随张学良去西安供职，任西北“剿总”中将总务处长。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如潘汉年、车向忱等人。

西安事变时，刘震东是调人之一，他奔走和平成了当时报纸的大标题。事变后，张学良被扣，他情绪消沉、常在家中写字、作画、学俄语。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

爆发，刘震东心情沉重、坐卧不安，致电何应钦请战，何不作答，遂挂冠径直到南京当局请缨抗日。在刘的多次坚决请求下，终被派到第五战区（驻徐州）李宗仁将军麾下听调。李对刘的到来是欢迎的，但当时兵员不足，武器缺乏，李宗仁虽然任命他为第二路抗日游击队司令，并未拨给他兵员、武器和弹药。为了抗日，他毅然地担起了这一重任，立即在徐州张榜招募兵员，并迅速派人到沂南老家招兵和筹集军饷。为此，他还给许多亲友写信求助，其中一封家信中写到：“没有国，就没有家。国难当头，先国后家。”为了抗日要“毁家纾国难。”同时致函给其三弟震亚（当时在西安），令他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请求派政工干部到第二路游击队工作。他写给董老（必武）要求派政工干部的信，在“文革”之前还展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故址中。

经过两个来月的积极筹划，这支游击队发展到四百余人。在它的成员中，有来自前五十一军的少校参谋王再天（中共地下党员），有来自平、津的进步学生（内有中共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杨士法、肖方洲、李向群、刘及武等人；有来自各界的进步人士徐眉生、彭畏三、耿光波、路雨亭等人；有来自胶东、鲁北、鲁南和苏北等地的民众武装。以上几部分人员是游击队的基本力量。但他们的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多数缺乏实战经验。另外，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散兵以及当地的青红帮。大家为了抗日这一大目标，保卫自己的家乡，汇集到一起来了。刘为指挥这样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而感到自豪和兴奋。“游击队刘司令”的名字从此也就“威名远震”了。

一九三八年初，该游击队从徐州等地汇集到江苏的新安镇（今新沂），经过短期整训后就向山东进发。刘震东偕同政治

部副主任徐眉生和有关人员，先期到达鲁东南的莒县。对当地的土顽进行了清理和收编，为后续部队扫平了道路，对部队给养和人员扩充又作了一番工作。同时，对当地政府进行了争取工作，莒县县长许树声及他所领导的县大队，从开始不排斥、刁难刘震东，到后来也未公开干预。游击队司令部就驻扎在县政府西邻。

当时，游击队曾派青年师生徐子干、李福生等二十余人分赴下乡宣传抗日，后来这些人多数成为抗日骨干。

游击队要打仗，还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在第五战区内蒋系组织对这支游击队并不放心，遂派人到该队进行监视和破坏活动。由于刘震东等人以其巧妙的周旋，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刘震东在西安任职时常与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接触，因此他的思想逐渐倾向进步，对共产党所倡导的游击战术非常钦佩，曾号召所部学习游击战术。后来由于突然变化的情况，他的打游击战的愿望未能付诸实践。

二月二十一日傍晚，后续部队在参谋长王再天带领下，开进莒县城。就在这时候得悉，日军企图当晚强占莒县城，县长许树声已将县大队撤出城外，而奉令守土有责的四十军还未能及时赶到。在这紧急关头，刘部奉命担任短时间的守城任务，刘欣然受命，不畏强敌，亲赴各处察看地形和布防，进行战地动员，提出了“誓与莒城共存亡”的口号。午夜，四十军一个团的兵力在旅长朱家麟带领下赶到莒城，许树声带领的县大队也被截回，此时，刘被推任为总指挥，他又重新部署了兵力，严阵以待，迎击来犯之敌。

二月二十二日凌晨，日军开始围攻莒城。刘震东指挥若

定，奋勇抗敌。当敌人突破城西北角时，刘闻讯跑步到现场指挥，与敌作近距离搏斗，终将失去的阵地夺回。他在城墙上奋勇指挥，鼓舞士气，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不幸头部中弹，当即殉国，时年四十五岁。守城部队在刘震东将军大无畏精神鼓舞下，更加英勇杀敌，激战两日，终因力量过于悬殊，在参谋长带领下主动撤离。

刘震东将军殉国后，《新华日报》作了专题报道（其中一篇题为《莒县我军奋勇杀敌，刘震东氏壮烈牺牲》，第五战区在徐州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李宗仁主祭，并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了将莒县改为震东县的建议。同年十二月，在重庆为抗日牺牲的范筑先、刘震东等二十一名烈士召开的追悼会上，我党我军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和挽联。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送的挽联上写着：

“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显其忠勇；
吾侪尚在誓必长期抵抗还我河山。”

一九八五年五月，为纪念抗日战争四十周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一书中，介绍了六十四名阵亡将领的生平，刘震东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

刘震东在组织第二路抗日游击 队时表示抗日决心的家信

二君^② 共鉴：来函已悉。家里平安。丙辰儿有下落，已走入救国的道路甚好。长生儿，补习功课也很好，家里事甚为放心。我在外专心杀贼，万一不小心备（被）日贼罢（把）我杀了也更好，在此时间，只有牺牲一途，别没路去走，家里的事也没心去顾虑，实在也顾虑不及了。只等待将日本贼杀个干净，才能了卸我的责任。

刘 震 东

注：

①原件见14页。

②刘震东烈士最后一封家信，是刘震东的女儿刘淑华（现任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工程师）慎重保存下来的。这封信是用“第五战区第二路抗日游击队司令部用笺”书写的。

文中所提“二君”，是指刘震东的两位夫人。“丙辰”和“长生”是刘震东烈士的两个儿子。“丙辰”，即刘林，解放前曾用名刘恕忠；“长生”，即刘恕心，在一九四四年去缅甸抗击日本侵略军时牺牲。

信上没注明写信时间，据刘淑华同志回忆，写这封信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前后。

二君共筆。東園已盡。家裏事安。而
底兒有下層。已走入救國的道路。甚好。吾
生先補習之課。也紹如。家裏事甚為放心。
我在外專心殺賊。萬一不心。備日賊。羅姓殺
了。也更好。在好時。向只。有樣。性。一途。別。沒。路
去。竟。家。裡。的。事。也。沒。心。去。顧。慮。家。在。也。
顧。慮。不。及。了。只。等。待。將。日。本。賊。殺。個。干。淨。
後。能。了。卸。我。的。責。任。

劉力為 啟

忆空军驱逐队副队长梁鸿云烈士

王 倬



梁鸿云烈士是山东省栖霞县观里镇大山口村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断扩大对我国的侵略，企图吞灭我中华民族。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梁鸿云毅然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一九三二年又被选送到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飞行科学习，一九三四年毕业后即任空军驱逐队队员。一九三六年空军扩编，他被提升为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四驱逐队副队长。我当时是该队下属的分队长。在南昌青云浦机场训练时，他和队长刘粹刚（中国空军“红武士”，在抗战初期击落敌机多架）同心协力，严格治军，训练中一丝不苟。在空中拖靶实弹射击时，他们要求命中率一定要达到百分之百。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有一个队员已达到百分之百，梁和刘队长不甘落后，一定要坚持达到满分才下机吃饭。他勉励大家说：“实弹射击一定要把目标当作敌机来打，如果不能百发百中，我们自己就很可能被敌机击中。”他在练习俯冲垂直投弹时，也是这样要求。

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清晨，大队长丁纪徐、副大队长马庭槐在南昌机场宣布：立即出发准备战斗！当时谁也不知道飞向何